

亲情似水

顾 骥

我结识亮亮是先睹其文，再闻其声，后见其人。那一首《荒原夜祭》，对亲人生离死别的哀痛，感人至深，无法不使人泣下多，青衫湿。救平内乱，经历了大动乱、大劫难出现的“伤痕文学”，实际上是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先锋文学。像钱江秋潮，奔涌而来。“忆悼散文”是其中最早一支，是散文复苏的序幕。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，悼亡者，批四凶，奠英雄，怀故人，这是全民族长期压抑、沉默、彻悟后的情感大爆发，大宣泄。这些散文诉真情、去虚饰，不雕凿，有力地召唤散文中真情实感，摒弃“瞒和骗”，令人耳目一新。在这一类散文中佼佼者，已经跃过政治层面，进入审美层面，执着追求鲜明个性和醇美人性，激活了五四散文的心。陶斯亮的《一封终于发出的信》，是忆悼散文名篇，也是五四散文的人和心潜人当代散文的先声。亮亮写出的《千里寻亲》，道出她与“杨叔叔”之间的朴素、纯真、善良的人性之爱，荡涤人魂。

回忆录、史传之类纪实性文字，真实是它的生命。在我国历来有着正负两种传统。既有太史公的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的正传统，也有着儒家“为尊者讳”、“为贤者讳”的负传统。亮亮的书，写双亲真挚朴实，亲切自然。文品出自人品。她曾有着“红色公主”之称，但她只认为她是一名操手术刀的外科大夫，悬壶济世的医生，低调为人，内心平和。难以从她身上找到令人侧目的“官二代”的种种陋习。后来虽然做了“官”，但登龙乏术，无袖可舞，如此而已。略说一点，亮亮曾担任一届全国政协委员，有过若干份有价值 and 重大意义的提案。

亮亮书成，嘱余作序，略陈读后点滴所得，遵命为文，就教于亮亮并海内方家，时在癸巳初春。

此文为陶斯亮新书《我和我的爸爸陶铸、妈妈曾志》的序言（节选）

久违的北京

葛克友

走出首都机场，心情格外激动。拼命从记忆深处找寻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去北京时的情形，一切都模糊不清。

机场到市区的马路上，挺拔的大叶杨绿得翠绿，倍有张力。健壮的槐树、柳树、椿树、银杏，已露出盛夏的身段。市区马路隔离带上，排着长队、疯长的月季在微风中对着天空笑着。灰格调的楼宇，巍峨庄严，霸气依然。笔直的马路，宽广大气。灰蒙蒙的天空，飘着零星星白色的絮，有些凝重罩在头顶，空气中弥漫着莫名的神秘。古老历史的印迹、国字头的各种机构招牌，尽显皇城根风骨。整个城市长着一张严肃高贵、琢磨不透、让人敬畏的脸。

说不出味道的绿化布局，道不清的花草搭配，却有着非同一般的风格，与周遭自然和谐。这就是写满沧桑、令无数人心驰神往的北京么？这就是集政治文化、悠久历史于一身、令世人羡慕仰望的首都么？

是啊，这就是北京！在这里，有太多的历史传承，有太多的权力聚合，有太多的文化交织，有太多的故事演绎，有太多的好声音传唱，有太多的正能量传递，有太多的梦想变成现实。

沙尘暴和雾霾难以撼动她的地位，生存的高成本也挡不住北漂族追梦的脚步。这就是无数人向往的首都！这就是久违的北京。

菩萨蛮

傅壁园

题《美人春慵图》

可儿红粉泪光满，侍儿捧镜青螺乱。花护梦魂凉，衣香骨也香。 昼长人正困，风卷杨花滚。廊下寂无声，鸚哥自唤名。

败

周伟民

败，甲骨文的图形是用手持棍棒击打鼎器。鼎，是我们的祖先用以煮食的容器，后来又成为国家权威的象征，成语“一言九鼎”，“问鼎中原”就反映了鼎的重要地位，鼎被打坏了，就是“败”了，所以就有了“败坏”，“衰败”，“失败”等贬义词。“败”，后来才衍变成“贝”和“文”的结合。“贝”即

老上海的报业

朱争平

老上海的报业史，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缩影。在媒体日益发展的今天，回顾这段历史，有助于我们温故知新，进一步传承弘扬海派报业精神。

研究老上海的报业，不能不提到望平街。在中文报刊史上，望平街犹如美国纽约的华尔街、英国伦敦的舰队街一样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望平街即今天的上海山东中路，从福州路口至南京东路一段。这条当年的碎石小街是 19 世纪上海报业的发源地。1872 年《申报》在望平街开业后，由于这里地处英租界，具有政治荫庇作用，加上英国的印刷技术和印刷机械又最早在这一带推广普及，因而望平街成了当时上海报刊开办报馆的首选地。至上世纪 30、40 年代，约有四五十家报馆集中于此，连“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”天津《大公报》也在望平街设立分馆。众多的明星报人集聚望平街，并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。

研究老上海的报业，又不能不提到当时在全国最具影响的上海新闻界“三巨头”：《申报》、《新闻报》和《时报》。《申报》的创刊打破了创建于 1861 年的《上海新报》独家经营的格局，呈现出近代报纸比较完备的形态。《申报》自创办到停刊的 78 年间，见证并记录了清同治、光绪和宣统三个朝代的更替，两次世界大战、俄国十月革命、中法战争、甲午战争、日俄战争以及维新变法、义和团运动、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，可谓是“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”。1893 年，《新闻报》在望平街创刊。虽然它比《申报》创办迟 20 年，但由于该报注重改革报纸内容和版面，信息量大，又善于经营管理，因而其影响和声誉与《申报》不相上下。1904 年，狄楚青在望平街创办《时报》，成为维新变法后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纸。由于该报在评论、编辑、出版等方面大胆革新，聘首创“时评体”的陈景韩等优秀报人专辟时评栏，应时而发、精悍明快，颇受欢迎。《时报》很快成为发行范围覆盖全国的报纸。当时上海有影响的报纸还有，于右任的《神州日报》和《民立报》，张竹平的《时事新报》，章太炎主笔的《大共和日报》和《苏报》，戴季陶经理的《民权报》，邵力子主办的《民国日报》，梁启超的《时务报》，蔡元培的《警钟日报》和《国民日报》等。

研究老上海的报业，还不能不提到商业化的报刊发行方式。望平街之所以成为“报馆街”，从某种程度上讲，得益于与近代报刊几乎同时产生的报贩。《申报》创刊后，在利用邮局、书局、会馆等发行渠道的同时，主要利用报贩挨家挨户上门送报，以至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报贩群体。后来创办的《新闻报》、《时报》等也都采用这一模式。1911 年，报贩在望平街成立了自己的行会组织——捷音公所。当时有人这样描述望平街的盛况：每天清早，报贩云集



那不勒斯雨景（水彩）荣德芳

百病生于气也

王 莉

百病生于气也，怒则气上，喜则气缓，悲则气消，恐则气下，寒则气收，灵则气泄，惊则气乱，劳则气耗，思则气结。

——《黄帝内经素问·举痛论》

气充满着人体，是构成人体最基本、最细微的物质。气的运动称为“气机”。气不断运动而变化，人体产生各种新陈代谢的生命活动，称为“气化”。

气机通畅是气化正常、维持健康的必要条件，唐代王冰说：“气之为用，虚实逆顺缓急皆能为病”，故“百病生于气”。许多因素都可影响气机和气化，这里举其九种，分为三类：一是怒、喜、悲、

望平街，成捆的报纸从各报馆运出，有的车拉，有的肩扛，还有很多报童手提，将报纸发往上海和全国各地。一旦出现重大新闻，贩运报纸的人更是把整条望平街挤得水泄不通，煞是热闹。

老上海报业有力推动了历史和革命。曹聚仁曾指出：“短短望平街，代表着西风吹动以来的中国文化，从这一街巷的浪潮上，体会着时代的脉搏。从启蒙运动以来，每一个和政治动向有关的人物，没有不在望平街上留下他们的足迹。”毛泽东曾回忆说：“当我在长沙的中学读书时，我第一次读到的报纸，报名《民立》，是民族主义派的报纸，里面有反抗满清的广州起义及在一个湖南人领导下的 72 烈士就难的情形。我读了以后，极为感动，并发现《民立》里面充满了有刺激性的材料，同时我也知道了孙中山的名字和同盟会的会纲。”老上海报业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。

全国解放后，上海报业历经政治风雨考验，走过了曲折的道路。改革开放后，上海逐步形成了以《解放日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新民晚报》三张主流报纸为首，各专业报刊和小报百舸争流的生动局面。进入新世纪后，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，传统媒体面临着新的挑战。

如何发扬老上海报业创新竞争精神，使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优势互补，更好地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，这是需要上海报业回答解决的现实课题。

院联盟秘书长木保佳丈共进晚餐。木保是日本最年轻的议员之一，40 多岁，热心于中日友好事业。他告诉我们，他是蒙古族。我们希望他加油，今后能当上首相。他宽厚地笑了。整个晚会充满了祥和气氛。

这次海派书画展的一个亮点，是展品中有 10 幅吴昌硕的作品，包括吴氏 23 岁时的书法《篆书轴》和 84 岁时的巅峰之作《红梅》。清末民初的吴昌硕是海派书画的领军人物。日本著名书法家、日本碑学始祖日下部鸣鹤称吴昌硕为“书圣”，两位好友诗歌酬唱，书信不断。日本著名汉学家长尾甲、日本印学界一代宗师河井仙郎都曾来中国拜访昌硕先生，推崇先生的艺术品。通过这些大师级人物的宣传

恐、惊、思，属情志过度；二是寒、灵（热），代表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等外邪；三是劳，指内伤劳倦。情志过度九居其六，可见情志致病的普遍性和严重性。

怒喜悲恐惊思本是正常的情绪思维活动，太过强烈或持续时间过长，就会变成致病因素，导致气机失调、气化障碍而生病。比如遇到可气之事而发怒，是正常反应，但勃然大怒或长时间怒气难消，则会气机上逆，甚至呕血呕血，此即“怒则气上”。

调节情志对舒畅气机、促进气化、维护健康的意义，怎样强调都不为过。

继五月中旬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演奏厅举行《冬天与春天的对话》钢琴与小提琴演奏会之后，资中筠先生与石阳小朋友又于 6 月 2 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再次音乐“对话”。曲目依旧是：莫扎特《降 B 大调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 K. 378》，巴赫《E 大调第三无伴奏小提琴组曲 BWV1006》，李斯特《降 D 大调第三号安慰曲 S.172》，张肖虎《阳光三叠——主题与变奏》，贝多芬《F 大调第五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作品 24“春天”》等。我能聆听这场音乐会，真是三生有幸！

说起来我是音乐的门外汉，虽从小喜欢听音乐，但缺乏音乐天赋，也就仅限于“听”而已。中年以后才从听碟片学习一点古典和现代西方音乐史，培养一点音乐“细胞”，乐器弹奏当然望尘莫及！

资先生是著名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资深学者、中西文化论述及随笔作家、翻译家，其著述思想见解深邃、文笔隽永秀美，充满人文关怀和社会担当意识。我过去就喜欢资先生的著作文章，也看过《资中筠自选集》一书，对资先生学问才情、思想观念、文笔文风、褒贬臧否均敬仰至极，可惜从无机会拜访谋面。这是第一次可近距离聆听资先生的奇妙旋律！

资先生虽已年逾八旬，却全无老者之态，风度翩翩，一派大家风范。她坐在钢琴前，白发翠衣、优雅恬静。她演奏的李斯特《降 D 大调第三号安慰曲 S.172》和张肖虎《阳光三叠》古曲主题变奏，才情随着乐音流淌，她的美达到的程度之高，恐怕除了人格的美和超群之外，还确实具备了一种非凡的艺术魅力。

资先生中学时代课余学习钢琴，1947 年 17 岁时举行过个人钢琴演奏会。在清华大学参加过管弦乐队和课外音乐活动。大学毕业以后工作繁忙，基本上与钢琴绝缘。三十年后，1980 年才重温儿时所学，弹琴自娱自乐，逐渐恢复到一定程度。2012 年参加天津“海泰杯国际非职业钢琴比赛”，获老年组一等奖。她自谦弹琴技巧及功力有限，只能业余自娱，以此会友。但听她的演奏，感觉却沐浴在时而珠玉玲珑、时而排山倒海、层次丰富、绕梁百转的音乐气势中，怎能相信这是出自一位老人之手呢。

12 岁的石阳生于日本，3 岁跟随日本才能教育研究会的山本冈史老师学习小提琴，6 岁回国后师从上海音乐学院著名教授丁芷诺。现在上海师从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夏小曹。他曾获 2009 年上海市“海曲杯”少儿小提琴独奏比赛第三名……

我沉浸在资先生美妙的钢琴和小男孩石阳悠扬的小提琴合奏旋律中，感觉不到任何“老与少”的概念，我头脑中蹦出的是“正青春年少”。

正青春年少
——记资中筠、石阳钢琴与小提琴音乐会
李 璽 于

